

22

我还在做减法。
电影可以吸纳很多，之后看起来仍旧是电影。
但那离电影很远。
我想把海绵攥紧。
跑步就是跑步，不是田径。
电影就是电影，不是杂技。
我关心电影不需要什么，我想把那些都摆脱。
我不想增加，只想减少。
我只想回到原点，用我笨拙的手完成我笨拙的电影。

2222

一张桌子；三个人；一场戏；九个镜头。
这是《牛皮II》的基本元素。
拍摄地点在我家里，房子面积不到五十平米，唯一的场景在十四平米的外屋，桌子就在这间屋子里。
父亲、母亲和女儿三个角色由我的父母和我出演，我们三人也是剧组的全部成员，没有第四个人在拍摄现场，除了三只猫。
空间上，画面一直围绕着一张桌子；电影中的时间则不间断。
以桌子的某个点为轴心，采用固定镜头，镜头依次以顺时针顺序绕轴心旋转。

22222

在《牛皮II》里，时间和空间都趋向于“小”。
相对于通常的把几段时空拼接，固定的空间和连续的时间都限制了电影，但这种限制可

以引发了更大的可能性。

大和小是相对的，关键在于看待的方式。

如果微观的去观察，细微的变化也会剧烈。

一根头发可以遮住阳光，一个小的动作，一个细微的眼神，也是一次高潮。

没有自然风光，没有流血，没有性，一家人的一顿饭也可以一样迷人。

房间虽然很小，但我可以用拍摄外景的姿态来拍摄内景，反之亦然。

我热衷于体会人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次犹豫，这些细微琐碎的小东西不该被忽略。

别人将它们丢掉，我要捡回来。

▣▣

画幅比例为1：2.35。

宽银幕有两种可能性，把常规画幅加宽，就能让大家看得更多，把常规画幅压扁，让大家看得更少。后者是我的动机。

固定镜头。

采用固定镜头不是客观条件所限的结果，而是我个人的审美倾向，固定画面本身就能产生美感，也符合整个电影的基调，即凝视。

以桌子为中心点，镜头从零度角开始，顺时针旋转，直到三百六十度角，即回归零度角，每两个相邻机位之间角度均为四十五度。

▣▣▣▣▣▣▣▣▣▣

作为极低成本电影，两年多的跨度是很长的，我为此惭愧。但迟迟没有实质的拍摄计划，并不因为客观条件的不成熟，而是我自己，完完全全只是因为我自己。两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从《牛皮》里走出来，又做了很多事，其中最重要的是思考。思考让我开始对《牛皮》的问题看清楚，从而在理论上继续对电影叙事的探索。

很多人说《牛皮》是极端的，对于我来说，它已经不再极端，而是庞杂；不是太少，而是太多；不是探索，而是传统。

我曾经认为让《牛皮》继续下去的基础是我们的老房子，但现在我不这样认为。《牛皮》的灵魂是家庭成员，是父亲、母亲和女儿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。

只要我们还存在，《牛皮》就会继续下去，在老房子里，也可以走出去，在公园里，只要我们还是我们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都是《牛皮》。

《牛皮》不是我唯一的题材，但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题材，继续的理由，是生活在继续。